

青春岁月

半壶水 一生情

□柳凤春 文/图

都说新疆伊犁是“塞外江南”，可是，第一次与它接触，就让我错愕，感觉像是抱着黄连敲门——苦到了家。1998年12月，踏进新疆第一次看到一眼望不到边的戈壁滩，让初次出远门的我心生胆怯，三天三夜乘火车、一宿住兵站、再转汽车，看到的是到处都被大雪覆盖着的景象，压根就嗅不出塞外江南的味道！

看到了脸庞黝黑的新兵班长雷涛，后来听说班长外号“一根筋”。新兵训练开始后，扫雪、修雪墙成了必修课。练场周围的雪墙有一米多高。队列训练时，班长为了惩罚“冒泡”的新兵，让新兵手插雪墙里练“铁砂掌”或直接用雪搓脸。我因为上下肢不协调接连“顺拐”，一到队列训练就眼光呆滞，令班长大为恼怒，初尝了20分钟“铁砂掌”的滋味，通红的手在雪墙里痒痛不已，心目中班长原本高大伟岸的形象，因为“铁砂掌”而打折扣，记恨由心底而生。



北疆的四季中，春秋总爱偷懒，只有冬夏季不知疲倦地轮回。新兵连后，为迎接军事考核，连队负责进攻考核场地的工事构筑，盛夏的太阳毒辣夹带着超强的紫外线，加班加点了成了家

常便饭，驻训点缺水，水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。工事构筑在继续进行着，我抬头看了看天，太阳像个大火球，地上冒着热气。水壶早已见了底，我还是忍不住举起水壶，想着倒出最后一滴水

来。我张了张嘴，使劲咽了口唾沫，喉咙中像能吐出火来似的。我恨这块干涸的土地，这火辣辣的太阳和连水都供不上的炊事班长。

“给！”后面递过来一个水壶，我想也没想，拧开盖子，“咕咚咚”几口喝了底朝天，顿时感觉神清气爽了许多。当我把水壶重新递给那只粗糙满是茧子的手时才发现那是班长。

施工仍在继续进行着，天依然很热，仿佛空气都被点燃了。“班长，班长，你怎么了？”我听到同班小马急切地呼喊，赶紧扔掉铁锹跑了过去。“快！水，水，谁还有水……”卫生员小李大叫。把几个水壶合成半壶水喂下去，班长睁开了眼……“对不起，班长，刚才我……”惭愧至极，我捏得拳头嘎嘎作响，恨不能给自己一拳。班长见状，轻轻摆摆手说：“没你事的，儿子娃娃（新疆方言，意思是男人）哭个鸟，大家生活在一起就是兄

弟，赶紧干活吧！”

后来，我因写得一手好字，在班长的推荐下，到连部当了文书，还负责管理连队的图书室，一有空我就钻进书堆。2000年，带着班长“半壶水”的感动走进军校，班长的话给了我无尽的力量去披荆斩棘克服困难。军校离连队相隔3800公里，但半壶水的记忆依旧如新。

随着时空渐行渐远，之后与班长交流的书信越来越少，偶尔通话时也难免有客套话后的尴尬和不知所言，但班长的那半壶水仿佛跨越了时空的距离，始终萦绕在我脑海。它让我品味出的不仅仅是水的甘甜，更是那浓浓的战友情谊和兄长关爱，还有那越是到了关键时刻越应无私给予、顾及他人、越应懂得奉献包容与分享的朴实道理。

神奇的是，即使在新兵连被罚练“铁砂掌”和用雪搓脸，但入伍前在老家年年生冻疮的我，竟奇迹般地再也没有生过冻疮。

独家连载

三线军工建设尘封记忆 工会网上工作通俗演义 劳动模范家国情怀 网络社会世相百态

造化同工

(小说) □关明

时光流水话兴废 山河岁月忆青葱

“湮没了黄尘古道，荒芜了烽火边城，岁月带不走那一串串熟悉的姓名，兴亡谁人定，盛衰岂无凭，一叶风云散，变幻了时空。”——歌词

每年的5月21日，苍狼项目组都要定期聚会。魏兴川作为项目组成员，每年都雷打不动地参加。今年，他邀请了宣怀民同去。

18年前，在“猛虎”与“雄狮”相继下马之后，在国家保军转民的背景下，为了稳住企业局面，上级批准南川重工研制一款新型战车，代号“苍狼”。这是南川重工成立以来，被批准立项的最后一个项目。在企业领导眼里，这个项目被看作南川重工的救命项目，在研制人员心里，它也是南川重工的争气项目。

苍狼研制组成立时，按照老中青的结构，以“两参一改三结合”的方式，组织了一个108人的班子，号称一百单八将，后来随着企业经营变化，项目组规模一再缩减，人员调走的调走、退休的退休、下海的下海，到五年前只剩下了18位，号称十八罗汉。再后来，人员不断压缩，现在只有8个人，自称八大金刚。

项目组包括现任组长仲长

丰，还有魏兴川、魏建华父子，魏建华是试车员。还有宣怀民的儿子宣扬。其他还有高级焊工秦咏，获得过“大国工匠”称号。她有个姐姐叫秦勤，是北梁市东山机械厂的车工，全国劳模，工作中牺牲在岗位上。高级工程师徐家宏、模具钳工蔡红光、工程师唐化冰、助理工程师项西泽等。

等宣怀民和魏兴川赶到时，他们已在红光厂的会议室里聚齐了。除了八大金刚之外，还有试制车间的班组长和技术骨干，在会议室挤得满满当当。宣怀民看到，他儿子宣扬没有在场。

仲长丰对宣怀民说：“我们每年的聚会，都是一次学习会、交流会，同时更是一次誓师会。‘猛虎’和‘雄狮’都夭折了，现在‘苍狼’是我们最后的机会，我们已无路可退。哪怕剩下最后一个人，都必须战斗到底，决不放弃。”

宣怀民说：“如果需要工会的帮助，你就讲话。我坚决支持你们！”

仲长丰说：“工会的帮助一时倒不用，但是，我可能需要你本人帮我一个忙。”

宣怀民说：“什么事？你尽管管说，我一定办。”

仲长丰说：“其实也没啥，这回让老魏专门把你请来，我就是想请你再做一下贵公子宣扬的

工作。他能不能晚一年再去读博士？明年，苍狼项目完成以后，我们全体欢送他去北京。”

宣怀民说：“好的，我找他说去。”

没想到，他在向儿子提起这事时，被儿子坚决而有礼貌地拒绝了。

宣扬说：“我理解项目组的心情，但是，谁又能理解我的心情呢。老爸，我跟您说啊，如果我放弃了，损失的不仅是咱们自家的学历，还有您的儿媳妇。”

宣怀民问：“什么意思？”

宣扬说：“我的女朋友说了，只有考到北京才肯嫁给我。她说，如果不能给北京人当爹，她就不给南川人当老婆。”

宣怀民说：“这是什么逻辑！”

宣扬说：“将来我们的孩子如果是北京户口，高考至少能有一百分的优势。既然我没当上北京人的儿子，所以必须要努力给北京人当爹。”

宣怀民劝说无效，觉得对不住仲长丰。吴启南看出了他的表情，问明了情况以后说：“你放心吧，我已经想出了一个办法，让他既不耽误念书，又不耽误项目组的工作。”

宣怀民疑惑地问：“你有什么办法？”

吴启南说：“他的导师郭院士，就是我爸的同门师兄。”

(连载33)

借

□韦耀武

正炒着菜，发现盐没了。我叫母亲，“妈，您快点下楼去买袋盐。”

听母亲开门，对门却响起了敲门声，一个声音喊：“吴老师，吴老师，快开开门！”听声音是母亲。对门的门“吱呀”一响：“是张姐呀，有事吗？”“我家盐没了，快把你家的给我一袋。”“好啊。”

母亲很快拿着盐回来了，我却气不打一处来，埋怨道，“让您下楼去买，您竟然跑别人家去借，这以后让我多没面子，现在谁还借东西啊。”说着，我把关了灶上的火。

见我气咻咻的，母亲咧了咧嘴，想说什么，忍了忍，没说。

我下楼去买了几袋盐，递给母亲一袋，“您还了去吧，我可不想欠了别人的情。”

还了盐回来，见我脸上的气消了些，母亲说，“耀武，其实我早就想说，这城里啥都好，就是一家家的关着门，互相都不往来，邻居做了多年，连对方姓啥叫啥都不知道，还是老家好哇。”

母亲在老家生活了一辈子，我接了她多次，让她跟我一起到城里来生活，她始终不肯。前段时间我磨破嘴皮，她总算答应来住段时间。母亲来了没多久，就和对门熟了。她说对门这家姓吴，是一个中学退休老师，人蛮好的。而我住了多年，除了偶尔跟对门打个照面，对他家的情况却一无所知。

母亲说，老家那个村子有近百户人家，她对每一家的情况都知根知底，各家之间没“秘密”。在老家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特别亲密，也可以说是用一个互帮互助的“借”来维系。



本专栏持续征稿 欢迎您踊跃投稿 投稿邮箱: ldwbgh@126.com

有一次舅舅来我们家，家里实在没有待客的菜。母亲先去了隔壁二婶家，想借三个鸡蛋。二婶家只有一个，还是鸡刚下的，给了母亲。母亲又去了刘婶家，接着又去了五叔那儿。那年头，鸡蛋可是个宝，人都没吃的，更不要说鸡了，一般家庭都只养一两只。没吃的，鸡蛋也下得少，所以各家的鸡蛋从来不舍得吃，要么待客，多部分是卖了换个油盐钱。但是一般别家来借，从来没人说不肯，因为都知道，既然来借，一定是遇到难处了。借的这家只要鸡一下了蛋就紧着还了别人。那天，母亲连跑了五家才凑到了三个鸡蛋。

那时的乡村，不管是家里吃的穿的用的，都可以互借，你家没有的可以来我家，我家没有的可以再去别家，无论借与被借，都毫无怨言。有借有还，再借不难，借与还都掺杂着一份情意在里面。

母亲说，现在条件好了，不用再为一个鸡蛋东家跑西家借了，但是那份情还非得在。情这个东西就得“欠”，你欠了别人得还，还了别人会来找你借，这一借一还，情就深了，也浓了。如今这日子倒是互不亏欠，就是情淡了。

借，是历史的见证，也承载着时代的乡情、亲情和友情。

征稿启事

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？您身边发生过感人至深的工友故事吗？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？如果有，那就用笔写下来，给我们投稿吧。

本版热线电话:63523314 本版邮箱: ldwbgh@126.com 本版面向所有职工征集稿件